

■ 考古遗址保护展示

考古遗址公园完整性展示中的语境重塑

——殷墟遗址展示的创新实践与研究

王林 王鑫

“完整性”是我国考古遗址公园展示所遵循的重要原则之一。近年来，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不断提升大遗址展示利用水平、推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高质量发展，以花园庄东地M54和H3甲骨窖藏两个重要遗址为实践对象，为考古遗址公园完整性展示创新了展览思路。

考古遗址公园完整性展示中存在的问题：可移动文物与不可移动文物的语境割裂

我国现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55处、立项单位80处，大多数遗址公园面积广阔，展示范围跨度较大，难以实现可移动文物原地就地展示。以殷墟为例，保护区总面积29.47平方公里，但现有对外展示面积仅610亩，主要为宫殿宗庙区和王陵遗址区，其余保护区大部分都为居民用房、农田等生产和生活用地，保护区基础农田较多，民生发展、考古发掘和遗址展示相互制约，彼此受限，难以实现大遗址的完整展示。

从我国考古遗址公园保护和发展现状来看，大多数考古遗址公园为了能全面展示遗址文化内涵，采取了修建遗址博物馆或陈列馆的方式，将可移动文物搬到博物馆本体建筑的展厅内进行展示，如郑州商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馆、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盘龙城遗址博物馆等。但从实践效果来看，此展览方式将可移动文物从遗址上进行了剥离并搬入展馆内，却往往忽视了可移动文物与原土地的关系营造，从而造成可移动文物与不可移动文物的语境割裂。这也导致大多数观众在参观考古遗址公园或遗址博物馆时更多关注于文物展品，而对不可移动的遗址观感不强，这也是长久以来公众认为考古遗址公园展示可视性差的原因之一。

对此，我国学者也多有关注。如，巨酒、杭侃曾从遗址博物馆的角度出发概括过此类问题，指出虽然在展示内容、参观游线上尽可能串联可移动与不可移动文物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国内的共识，但是目前来看，依然存在“对遗址本体的观看，可移动文物的观看与对阐释性信息的阅读多是相对分离的，观众仍靠自己的努力发挥想象，关联度仍有待加强”等问题。更有学者指出，考古遗址发掘的可移动文物进入博物馆虽然有利于物品的保护，但却以失去语境为代价，大大增加了观众理解的难度。

殷墟花园庄东地M54和H3甲骨窖藏的展示实践与探索

殷墟是我国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之一，1987年，当地政府选择在遗址上建设殷墟博物馆。建馆之初为完整展示考古成果，尝试对YH127甲骨窖穴、妇好墓等采取了原址复原、文物复制的展示方式。但这样的展示方式存在一定局限，例如YH127甲骨窖穴仅复原了这坑甲骨1936年考古发掘时的状态，1.7万余片甲骨由于历史原因早已被运往台湾，可移动文物展示方面严重缺失。妇好墓虽然在原址上进行了复原并复制了部分可移动文物，但墓中出土的1928件(套)文物由于分散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和河南博物院，因而无法集中展出，展示的不完整仍然不够。随着殷墟考古发掘工作不断深入，越来越多重要的遗址在宫殿宗庙区和王陵遗址区之外被发现，原有的展示方式和展示面积早已无法涵盖殷墟文化内涵，最新的考古成果也无法及时、全面地呈现给公众。

2019年，为打造开放式、全方位、多层次的实体公园，殷墟管理处(原殷墟遗址保护管理单位)启动外部环境整治工程，其中包括花园庄东地M54复原及H3甲骨窖藏标识展示等项目。H3甲骨窖藏是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于1991年10月在花园庄东地发掘的一坑“非王”卜辞，M54则是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于2000年12月在花园庄东地发掘的一座保存完好的商代贵族墓葬。2021年4月提升工程完工，以遗址复

原、个性雕塑、艺术装置等多种方法将这两个遗址向公众展示和解读。随后，在2021年启动的殷墟博物馆新馆建设中，有专家提出可以策划专题展览，将一些重要的考古发掘成果进行独立展示，并建议以M54及H3为展览对象，与2019年两个遗址的复原标识展示相互呼应，以可移动文物与不可移动文物相互对照的方式向公众完整展示两个遗址，这一方案最终经策展小组一致通过并实施。

2024年2月26日殷墟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以花园庄东地M54和H3甲骨窖藏为专题的“子何人哉——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特展”“长从何处——殷墟花园庄东地亚长墓专题展”(以下简称“子何人哉”“长从何处”)也面向公众展出。两个展览分别展出了H3甲骨窖藏所出土100片甲骨和M54所出土300余件(套)文物。此次展览也是两个遗址集中展示出土文物数量最多的一次。

从2019年到2024年，历时六年，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完整性展示以M54和H3甲骨窖藏为实践对象，突破了单一传统建筑内的展览模式，实现展览语境向外延伸，将因空间距离等原因而割裂的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进行“缝合”，实现了遗址与遗址相互印证、互为表里的双重展示，营造出一个更加完整的展览语境。许多观众在参观完殷墟博物馆(“子何人哉”“长从何处”专题展)或殷墟遗址(M54、H3复原标识)后，能够带着参观的记忆延伸到下一个展示场景，无形中加深了观众对这两个遗址乃至整个殷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

关于考古遗址公园完整性展示中语境重塑的几点思考

完备的考古资料是语境重塑的前提和条件

考古遗址公园展示的内容和对象一般均为该遗址考古发掘的遗迹或遗物。因此，保存完整的遗址、数量丰富的出土文物、科学严谨的学术成果是考古遗址公园完整性展示的基础和前提。这就要求考古工作者在发掘过程中，树立“展览前置”的思维，即在考古发掘和资料整理的过程中要充分阐释好、研究好遗址的文化内涵，最大范围确保考古资料的完整性，为后期遗址公园的展示奠定基础。

花园庄东地M54和H3甲骨窖藏是由社科院考古所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保存完整，没有被借展、调拨，又经过多年学术研究，完全具备专题展览的基础和条件。在遗址复原标识和专题展览中，完备的考古资料支撑了可移动文物与不可移动文物的语境重塑，使两个遗址得以完整展示。另外，花园庄东地M54、H3甲骨窖藏完整性展示的背后也是多年来殷墟考古工作者和保护管理者不断沟通协调、密切合作的结果，不仅有利于殷墟遗址的保护研究，更有助于推动未来整个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发展。

展览理念的转变是语境重塑的关键

在大多数的考古遗址公园或考古遗址博物馆展示中，为更加全面展示遗址文化内涵，展览内容一般较为宏观，全方位涵盖考古遗址公园整体文化内涵。但殷墟花园庄东地M54和H3甲骨窖藏完整性展示的实践证明，考古遗址公园或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展览不仅要“包罗万象”，更要“见微知著”。特别是依托夏商及以前的考古学文化所建立的考古遗址博物馆，由于缺少文献资料记载，大多数观众在参观游览时，难以留下较为深刻的“记忆点”，更无法深入理解



花园庄东地亚长墓复原展示

展览所阐释的内容。

因此，遗址展览应挖掘利于观众理解的知识点，实现“以点带面”，在“小而精”的前提下进行展览，实现“以小见大”的效果。殷墟花园庄东地M54和H3甲骨窖藏完整性展示案例就是在大多数考古遗址博物馆都较为侧重叙事庞大的历史发展脉络或社会生活图景时的两个特例，特别是殷墟博物馆新馆中“子何人哉”“长从何处”两个专题展，以“见微知著”的展览理念，将商文化的重要特质凝缩在两个遗址以及展览所反映的商代人物身上，让观众通过这两个展览与所复原标识的遗址对照，实现“透物见人”“透物知史”。

合理的规划和游线设计是语境重塑的保障

对于游客而言，参观语境的完整性除了表现在展示内容上，更体现在展览游线设计中，特别是如殷墟这类面积较大、范围较广的考古遗址公园，合理的公园规划和游线设计是完整性展示的重要保障。2019年编制的《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严格按照《编制要求》内容，对包括宫殿宗庙区、王陵区、后冈区、殷墟博物馆(新馆)等重要节点进行了规划布局，并明确了“建设殷墟博物馆(新馆)”“展示宗庙遗址区范围以外的甲骨坑等遗迹”等重要内容。

在建设过程中，为了便于游客参观M54复原展示和H3甲骨窖藏标识展示，2019年当地专门修建洹河景观观光，同时将殷墟宫殿宗庙区原有停车场向南进行了改扩建，改建后的停车场不仅容量增加，更便于游客参观遗址复原及标识展示场景。同样在新馆建设中，为了实现和宫殿宗庙遗址区的联动，新馆的出口专门设计在了西侧，并在出口设置了观光车和游船。如此，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完整性展示在参观线路路上得以畅通，不论是乘车、乘船或是步行，游客都可以在参观完一个景点后，快捷、便利地到达下一个景点，实现参观体验上的语境重塑。新馆开馆后，很多游客在参观完新馆“子何人哉”“长从何处”展览后，对路遇两个遗址的复原场景表达了惊喜和赞赏。

花园庄东地M54和H3甲骨窖藏的展示是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完整性展示的一次创新实践，也希望能为国内同类型考古遗址公园或考古遗址博物馆提供参考和借鉴。未来，我国考古遗址公园的展示方式必将更加丰富多彩、精彩纷呈。

【作者单位：殷墟博物馆(殷墟研究院)】



“长从何处”专题展览

于理工科土壤，培植文化芬芳

韩蕾 程瑶 罗彤 陈康博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电子科技大学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中心自2018年起，在“成电讲坛”中创新性地增设了“考古·发现”系列讲座。该系列讲座旨在“讲重大考古发现，述传统文化魅力”，为电子科技大学的人文美育教育注入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浓郁的人文情怀，帮助学生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增强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考古·发现”系列讲座通过讲述重大考古发现和传统文化，帮助学生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增强文化自信，并将考古学与理工科教育相结合，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为考古研究提供新视角和工具，发掘文理结合新模式。进而激发师生创新思维，搭建情感共识桥梁，通过考古案例的分析与讲解，启发学生从历史中寻找灵感，培养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唤起学生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与认同，增强家国情怀。

六年间，“考古·发现”系列讲座邀请了40余位来自全国各大考古院所、博物馆的专家学者做客“成电讲坛”。讲座内容丰富多样，体系日益完善，不仅涵盖了“考古发现与研究”专题，还于2022年增设了“博物馆与文化遗产”专题，并在2023年迎来了全新的“石窟艺术与保护”专题。多元的内容和完善的体系，让师生们从多角度感受考古的魅力，传承文化的精髓。

“考古发现与研究”专题，通过对古代遗迹和遗物的研究，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脉络和文明的演进。透过讲座，学生们得以窥见历史的连续性，理解不同

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从而增强对中华文明乃至人类历史的认识与尊重。

“博物馆与文化遗产”专题，聚焦博物馆学、文物保护以及文化遗产传承多个方面，不仅探讨了如何更好地管理和展示这些国之瑰宝，还深入讨论了文化遗产在现代的传承与创新。在各大博物馆馆长的引导下，学生们更真切地触碰到文物所承载的厚重历史，于博物馆中畅游，与历史和古人对话，同时也激发出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情和责任。

“石窟艺术与保护”专题，介绍了云冈石窟、敦煌莫高窟等著名石窟寺，呈现了这些石窟寺在建筑、雕塑、壁画等方面的卓越成就，也展示了当前对石窟寺保存、挖掘和焕新的新路径。石窟寺的数字化保护工作，让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跨越时空的限制，为全世界所共享，实现了文化遗产的长久保存和活化利用。以麦积山石窟为例，其历经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石窟保存状态得到了极大改善，为石窟保护和活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和借鉴，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也得以更长久地绵延。

而在讲座形式上，在专家生动的讲述和丰富的图片展示之外，还增加了互动体验板块，以现场问答和文物展示等形式增强学生的参与感与体验感。部分讲座还融合了科技呈现和体验模式，例如利用3D扫描、数字化建模等现代科技手段，展现了考古研究与保护的新工具，更好地帮助学生感受考古在技术赋能时代下的全新可能。

“考古·发现”系列讲座自开设以来，场场座无

虚席，反响热烈。对于学校美育而言，讲座带来的视听体验和知识获取，让师生们更好地领会到文物和价值内涵，尊重城市考古的自身文化素养与审美能力。而所谓美育，其实就是一种感性教育。师生们普遍反映，“考古·发现”系列讲座催生了人文的树苗，扩展了知识的边界，是校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抹暖色。此外，讲座不仅面向校内师生，还通过线上直播等形式扩大了社会影响力，让更多人了解中华文化底蕴、提升人文素养的同时，也展现出电子科技大学“理工科”“技术”以外的另一面。

电子科技大学将以“考古·发现”系列讲座为媒，进一步挖掘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培养具有深厚人文素养和卓越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电子科技大学】



城市是人类社会走向成熟和文明的重要标志，对城市的古今发展历程进行研究是深度剖析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部分。在近代考古学诞生之始，城市考古即是考古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世界范围内对于人类文明演变的探究多与城市考古相关。我国良渚古城、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安阳殷墟、两周时期诸都城址、汉唐长安城、隋唐洛阳城、北宋开封城、元明清北京城等城市考古的重大成就证实了我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展示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灿烂成就。

随着城市化发展，各类建设活动对城市区域的文化遗存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需要开展大量的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工作，这一现实趋势导致城市考古的研究范畴扩大，包含了古代城市考古和现代城市内的考古工作两个层面，尤以古今重叠型城市最为典型。故而，“在现代城市区域内如何做好城市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成为国内城市化进程中普遍面临的共性问题，具有很强的学术研究和现实意义。

河南的城市考古与保护工作

河南地处中华文明腹地，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且类型多样，涵盖了中华文明发展史的各个时段，为人类文明留下了宝贵财富。数量庞大且分布广泛的文化遗存也造就了数百座历史文化名城，形成了典型的古今重叠型城市形态和文化景观。城市考古对于揭露古代城市遗存、探究城市形态演变、认知城市发展规律、阐释我国古代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伴随着河南省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和困境普遍存在，且较其他省份更为突出和剧烈，直接导致了城市考古与保护工作面临着复杂的社会形势。相对的，作为揭露和解读古代遗存的关键钥匙，城市考古工作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城市的整体规划和发展特征。综合不同时段、不同区域城市考古的工作历程，虽然每个城市均有自身的独特性，影响着城市考古工作的理念和模式，但是在众多城市考古实践中也产生了较为成功的案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定的科学模式。

近年来，在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下，洛阳的城市考古与保护利用从“文物保护单位”到“考古遗址公园”，实现了从“保”起来到“美”起来，再到让遗产“活”起来，逐步打造了具有特色的大遗址保护利用示范样板。现就洛阳的城市考古与保护利用案例进行简要分析，以期总结出具有普适性的理念或方法，为其他地区的城市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提供参考。

洛阳城市考古与保护利用案例

在起步较早且工作时间较长的城市考古工作历程中，洛阳的城市考古工作取得了较大成效，不仅体现于城市考古、遗址保护、活化利用等工作实践和学术研究，还体现于洛阳现代城市建设、产业发展、生态文化景观塑造等现实层面，对洛阳的案例剖析能够对城市考古与保护的探索产生一定的理论和社会效益。

洛阳的城市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是基于洛阳城市发展的现实条件和需求，文化遗存的保存特征、丰富的文献记载，以现代城市文明发展的整体效益为目标，前瞻性地把握社会发展趋势，立足挖掘城市历史文化内涵，尊重城市考古的专业特性和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融合城市发展规划、考古与研究、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产业结构调整等多元为一体，明确各个要素的功能定位，科学部署城市考古工作，并将之纳入城市整体框架，强化文化遗产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作用，支撑城市更新和产业结构调整，进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首先，在理念方面，洛阳的城市考古在城市总体规划和发展中坚持“避开老城建新城”“先考古、后建设”的工作思路。在现代洛阳城区下叠压着明清、金元、宋、隋唐、东周等多个时期的古代城址，历史文化遗存丰富，价值内涵重要，为科学规划洛阳城市总体发展、保护、解读、阐释“十三朝古都”的历史底蕴，洛阳积极开展了长时段的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最大程度地保护东周王城、隋唐洛阳城等早期城市遗存，洛阳城区向遗存分布区外发展，在洛南、洛西等周边区域重新规划片区和基础设施，在遗存分布区形成了大片“留白”，保护了古代城市遗存的历史景观，为开展城市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成为现代洛

洛阳城市考古与保护利用案例探析

肖雅琪 李标

阳城市中不可或缺的生态景观区和公共文化空间，现代城区中心的国家历史文化公园和老城区现代城市文明的交相辉映，极大提升了城市品质。

其次，在城市考古实践与研究方面，基于古今重叠的城市整体形制，以隋唐洛阳城中轴线为线索，通过有计划、有步骤的城市考古，揭露不同时期城址的文化遗存，挖掘真实、深厚的历史文化信息，逐步复原隋唐洛阳城、北宋东京等多个历史时期的城市风貌。近年来洛阳城市考古工作发现了诸多早期城市遗存，天堂、明堂、应天门、天津桥、定鼎门等重要发现印证了隋唐洛阳城的南北中轴线和“七天建筑”——天阙(伊阙)、天街、天门(应天门)、天津(天津桥)、天枢、天堂。围绕洛阳城的中轴线，结合文献记载，以及含嘉仓、回洛仓、正平坊、漕河、新潭等重要遗存的发现，不仅逐步揭露并复原了隋唐洛阳城的城市格局，进一步丰富了隋唐时期的城市形态和社会文化风貌，也为洛阳现代城市发展、文化遗产价值发挥奠定了坚实基础，为赓续洛阳城市文明提供了真实文脉。

再次，在考古、保护、利用的系统模式方面，以隋唐洛阳城国家历史文化公园建设为核心，洛阳形成了考古、研究、保护、展示与利用多元一体的系统性工作模式。洛阳作为八大古都之一，其建城历史悠久，都城文化根脉清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一直影响着现代洛阳的城市发展。洛阳的城市考古工作充分尊重地上地下文化遗存的重要价值，依据隋唐洛阳城的整体形制和局部特性，以长远发展的视野将城市考古置于城市发展的宏大框架之中，强化考古、保护、利用的系统性和协同性，尤其是天子驾六、天堂明堂、应天门、含嘉仓、回洛仓等诸多文化遗存，实现了重要遗址的原址保护和展示利用，城市考古与保护的工作成果顺利转化为洛阳的文化地标、公共空间和文化产业资源，展示了历史时期洛阳城的宏伟，阐释了洛阳古代城市的历史文化，为社会公众带来了高品质的文化享受；同时，也为洛阳的文化旅游、公共文化服务等发展带来了取之不尽的文化财富，为洛阳城市发展、特色城市名片建设、传承古都历史文化提供了不竭源泉。

最后，在各部门协同机制方面，洛阳城市考古与保护利用不是单一的城市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而是一个统筹多领域、多行业、多机构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事业，完善的多部门协同机制是取得成效的重要保障。在洛阳城市考古工作历程中，因土地产权、产业发展、重大工程建设等现实问题而产生了大量考古与保护的困境，其中涉及了考古机构、文物、城建、交通、市政、文旅、土地、业主、公众等一系列利益相关者，产权利益关系复杂，管理权属关系交融，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的矛盾具有相当的典型性。洛阳城市考古与保护工作结合社会发展的整体环境和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充分阐释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以长远效益、文化遗产的资源属性和吸引力、文化“名片”等科学发展观念，将城市考古和文化遗产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文化效益、品牌效益等解释给所有利益相关者，积极改变其对文物考古和文化遗产的认知，树立并传播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观念，形成广泛的社会认同，深化公众支持文化遗产发展事业。从政府机构到社会团体，再到业主或个人，逐步构建了协同合作的科学机制，为科学推进洛阳城市考古与保护利用工作奠定了体制机制保障。

总结

在城市化和城市更新的快速进程中，由于观念、视野、思维、利益等多方面的影响，很多城市陷入发展误区，即本该成为城市发展重要文化资源的文化遗存却成为发展的“绊脚石”，盲目的处理方式既造成了文化遗产的破坏，也影响了城市文化建设和公共利益。洛阳在城市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领域取得了较为成功的经验，通过城市考古、整体保护、合理利用、产业联动、名城形象塑造等系统性科学部署，促进了洛阳千古古都的“考古—保护—重塑—焕活”，打造出具有自我造血功能、可持续发展能力、城址共生的新时代历史文化公园，以全新的形式赓续着洛阳的城市文脉。

【本文为城市考古与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课题“河南省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与保护利用的案例调查与研究——以洛阳盆地部分城市为例”(2024CKBKT0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城市考古与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